

鷗

陂

漁

話

鷗陂漁話第三卷目

四代傳經

澗上草堂

辨湯文正致徐俟齋先生僞札

三家村

徐元歎外孫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楊大瓢之父遣戍事

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王郇公封國年月

黃子澄草堂

白文公生日會

觀音峰

復園嘉會圖

清華園圖記

沈尚書門帖

沈尚書生祠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嚴茂卿捕鱷行紀誅潮匪事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積善西院古梅

陸履華降乩

青黛湖

遊石公山記

鷓波漁話卷第三

吳 葉廷瑄 調生

四代傳經

包慎伯大令世臣跋我吳惠氏四代像冊曰近世經學之盛直  
接李唐而尊尚古訓始事之功安徽則婺源江氏江蘇則吳惠  
氏江氏傳休甯戴氏歙金氏榜方氏矩金方之學固非戴氏比  
後亦無傳戴氏傳高郵王氏金壇段氏文登畢氏亨畢氏最精  
而書未行世然天下言學者宗戴氏三君子之功也惠氏之學  
則傳於其家庭訓相承者四世彌遠而彌盛至定宇徵君乃傳  
同里江氏聲而武進張氏惠言之於易亦私淑於徵君說者謂

家學相承用力爲易然江戴諸君之學皆不傳於其家卽古之學能世守者惟渤海刁氏琅邪顏氏刁氏之書無傳顏氏之書傳者不及半未有世世相傳其書悉行於世而且盛如惠氏者也惠氏後人世昭嘗出其冊示余故得錄之按像第一代爲明經律和先生名有聲原名爾節字律和號樸庵明季以諸生貢成均通經教授尤深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後曾孫棟因其遺緒廣爲六卷甲申乙酉之交與徐高士枋爲莫逆友足不入城以高節顯第二代爲其子大令元龍先生周惕第三代爲大令次子學士仲儒先生士奇別號半農第四代卽徵君棟爲學士之子世所稱定宇先生也又號松厓四代中律和先生名稱晦

而家學是其所創故定宇先生有吾家四代傳經之語舊有授經圖沈公椒園廷芳嘗爲之贊已久佚世昭字磐卿爲仲孺先生之元孫追述先世遺意繪像四幀裝冊先乞顧澗蘧江翰庵朱酉生諸君各爲序贊題記復索大令跋其後茂矣美矣此固我吳文獻之大者而大令之跋則於海內經學授受源流可以考見大略又不獨爲惠氏一家言之矣

澗上草堂

徐侯齋先生澗上草堂在太平山南之上沙卽潘稼堂爲其寡媳孤孫贖歸使住併奉先生粟主爲祠堂者門外有小澗其地至今稱澗上吳江徐山民待詔丈達源其族裔也嘉慶初嘗爲

修葺洪穉存太史小篆題額曰高風亮節陳仲魚徵君隸書楹

帖曰遜世克承文靖志窮居不愧孝廉名

余少時初謁先生祠即見此額此聯當時

分明寫記乃待詔後刻草堂紀略此額作高風亮節欽易旣元仲魚聯語併不錄豈祠祀重修聯額俱失不復記憶耶惟

澗沙常易淤塞水輒漫溢入祠屋不數年又傾圮嘉慶末至道

光中待詔復約同志兩度修之後十餘年郡人復修蓋第四度

矣所望後人更有繼此舉者培土築高地基使澗水不得漫入

庶此屋可久存耳

潘應生鍾瑞曰祠堂記最初爲潘稼堂撰嗣是重修作記者爲袁簡齋洪稚存文東川

公又曰方外壽餘言兵燹後祠宇僅存間架其地春夏常爲澗水衝殺祠西數十步有土穀廟廟右隙地一區似可移建即

將舊祠屋料抵用工費尙省甚餘有此說而無人爲之領重修袖今雲游兩年不歸祠宇仍存棧莽沮洳中可慨也已

時同人議立楊易亭戴南枝吳稽出潘稼堂退翁和尚及哲弟



貫時先生諸公粟主爲配享俎豆一堂洵無媿色此外若朱致一葛端五似亦當增入者憶丁未春余隨同人致祭祠中遇毛叔美慶善話及新得先生自寫澗上草堂圖立幅索余題詩曾爲賦一律云地老天荒此閉關澗阿高躅渺難攀早嫌黃綺輕歸漢不諱巢由竟買山世外心交甘共餓

謂嘉與李潛夫

門前節使悵

空還

撫部湯公再訪不得見

殘縑莫認虛鴻筆

指鴻自寫嵩山草堂圖

中有滄桑淚

點斑董琴涵丈見此詩謬賞之後亦爲叔美題圖卽和余韻云巖回澗折見松關薇蕨高風尙可攀愁對荒林弔朱鳥幸憑遺墨認青山寒泉秋菊招蒐薦冰雪梅花訪墓還

原注時同人建草堂祠屋並

訪青芝山遺墓加修護

二百年來圖畫在草堂想像淚痕斑

辨湯文正致徐侯齋先生偽札

湯文正公撫吳時嘗屏騶從再訪侯齋先生于山中先生避不見面傳之載籍世已久知乃嘉慶年間忽有人偽造文正致侯齋手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其事絕奇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書侯羸事後一篇文中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即可證其必無見湯公之事况集首荅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少年志節已如此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過以文正墨跡世所寶貴侯齋而會見文正九人所創聞借此以銜異談而欺淺識更難保無射利之思而不顧厚誣高賢已甚余見此札已得售其偽而刊刻流

傳恐後人信爲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陸方山嵩意茗山館集中有澗上草堂詩云蕭然廿載閉柴荆過眼滄桑自變更千古高風追泄柳一生心事託侯嬴采薇得食何憂餓初聘無書爲晦名誰似山陰戴處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論正與鄙見相同附記于此可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印證也

### 三家村

婁門內有地名三家村不知其名所由昉近見徐貫時先生一老庵遺稿題沈生畫詩序云沈子珮聲世以醫名所云吳城壩頭沈氏也壩頭在城東偏平江里第二橋圯下之三家村舊傳其先於宋靖康間以侍醫從汴梁南渡時吳城蹂躪之餘室廬

燹毀人民鮮少其始祖挈三家擇此地居焉村之所由名也起屋萬間凡經亂流冗無歸者皆依之後以其術活人其後益大居旁舊有龍湫築堰其上以厭之龍一夕爲之徙吳人謂堰爲壩故稱壩頭云三家村之名得此始知其緣起可備志乘蒐羅惟壩頭之稱則今土人知者亦鮮矣

徐元歎外孫

石梅孫明經渠從舊書簷得眉叟年譜一帙自稱八慰老人始康熙元年壬寅迄乾隆元年丙辰姓名未著惟知爲吾吳老諸生及其子集爲雍正癸丑翰林而已後檢府志有雍正癸丑進士許集始知眉叟姓許惜尙不知其名屬余考之余閱年譜自

述爲元歎徐公外孫因憶覺阿開士祖觀藏有元歎先生遺像

上多題記借得細閱則許集補錄其祖暎題詩其父洽題跋皆

在焉原注章日照填諱於是始得其兩代之名且知暎爲元歎女夫洽

則其外孫也暎詩爲過落木庵感懷十詠作於康熙四年乙巳

洽跋在乾隆七年壬戌集之錄詩與跋又在廿四年己卯矣茲

記暎詩四首稍存落木庵舊事云雪擁蓮花入戶來紙窗明淨

絕纖埃退翁題句三橋筆應付茶爐一劫灰原注賦雪齋生死交情

志不賒一番佳話世爭誇二公原注鍾諱遺像今誰屬落木無人再

祭茶原注客座一龕燈火夜常明懺謝精勤慣五更高峯彌陀三十

二滿山驚起賣柴聲原注染香松火寒檠對石牀一椽分我護縹緗

庭前花木偏無賴依舊逢春滿地香

原注釋  
彩齋

跋則言洽少失怙

恃不及聞先人從外祖遊處事蓋歲在壬寅吾以降時外祖尙  
在明年癸卯外祖遂歿壽七十四洽甫二齡又言先君從前贅  
居於落木庵外祖歿既葬迺遷洽今年八十有一率子若孫詣  
庵拜祀遺像歸而重檢先君子感懷十詠愴然增悲謹誌數言  
未署壬戌三月既望男沈洽識洽上加沈字不可解後見願洽  
以來入泮題名錄康熙辛未吳縣新進諸生有沈洽姓名始知  
眉叟少年借名遊庠如韓葵入泮姓名爲陳成孫岳頌姓李徐  
葆光姓潘之類 國初士人常有此風氣也後梅孫偶閱金立  
斯義檀詩集有許眉叟表叔七十和韻許陶村表弟歸覲兩作

因而又知集號陶村歸觀詩云還家負嶠卽蓬壺注云巷名因而更知許氏家懸橋巷後來嘉慶庚辰進士歸班知縣大鉉其子道光丙申進士河南知縣源實陶村之曾孫元孫云

題名錄紀捐銀入學之例

眉叟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俱捐銀一百十兩准入泮近時錢泳履園叢話亦紀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

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郡中舊家有藏國初以來入泮題

名錄者專紀蘇府長元吳四學

元和縣雍正初年新分此從後總言之

入學新生

額數姓名

應任學使名氏及各試題亦備載

會借閱之始知此例自戊午年科

試至壬戌年歲試凡行四次先於丁巳年歲試卽裁定進額如

蘇府學本二十名者改作五名長吳二縣學本十五名者改作

四名二十名十五名之領據此錄注稱順治十八年所定前此每學皆四十名順治四年所定云餘俱納銀

一百兩准作生員附後每學無定額常有七八十名或百餘名

之多以此類推各省各府州縣可見至辛酉年科試正額復舊

而援納仍行及癸亥年科試捐例始概行停止蓋是時三藩叛

亂命將出師征討絡繹不得不開此例以濟軍需迨二十二年

海宇銷兵故例亦隨閉其每學四名實依魏公所奏而捐銀百

兩則與原奏一百十兩之數不符當由廷議核減耳或疑生員

爲人才出身初步進由援納難免濫竽然余觀題名錄中吳荆



山宗伯

名上七卒  
謚文恪

顧俠君太史

名嗣立有元  
詩選傳世

皆從捐生起家亦

未可謂不得士矣

潘磨生鍾瑞曰四學采芹錄無刻本余家向  
有鈔本錄中載康熙十四年乙卯先有廩增

同一體准其捐納作貢之令十六年乃有援納生員之例舉行  
四次共有八百二十五名至康熙二十八年已已增府縣學額  
各五名凡府學二十五名長吳各二十名雍正三年乙巳又增  
縣額各五名如府學五年丁未分元和縣定額長元兩學合二  
十五名咸豐年間籌餉例凡捐銀二千兩准廣文武學額各一  
名六年丙辰三縣進額各加一倍九年已未定加三縣長額各  
十名又暫廣長湖五名吳縣二十五名同治四年乙丑又定加  
府學長額十名由長湖撥入三名元和撥入二名吳縣撥入五  
名復有暫廣 登恩恩廣及歲科連試之額增益之倍取  
之合計四學遂有三百六十餘名之多由後邇前何其盛也

### 楊大瓢之父遺戍事

覺阿閣士以所得大瓢山人遺像見示屬題其像長髯二結睥  
目嶠腹體貌甚偉大瓢浙產而居吳中最久爲督撫幕客中年

絕域省親負骨歸葬人稱孝子晚年著述甚多今僅存柳邊紀  
略有鈔本余約略綜其生平成一詩云廿年涕淚思親夢萬里  
冰霜出塞行楓陛陳情歸骨遂柳邊紀事著書成依人不礙遺  
民嗣流寓長垂孝子名世上宦遊忘陟岵披圖何面見先生然  
於其先人遺戍之原委未詳悉也考之舊蘇州府志流寓傳  
惟曰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寓古塔卽大瓢自序柳邊紀畧  
亦不過曰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而已最後從友人傳鈔得  
大瓢雜文跋彙此彙僅存文三十八篇無序目卷次文中尚間  
有發到太倉季錫時起其卷首有揚州文  
發彙二冊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六士子榮林爲吾邑  
縣尹沒後遺書散佚金石碑版有大瓢題識者甚夥俱爲骨董  
家捫摸而去此書亦出以易米爲穢致海濱楊芸士廣文俾藏  
護之而與王君心齋葵桐錄副本又有送大家出塞省親詩文

卷同時獲見  
并錄於後

讀其所爲祁奕喜

名班孫

李兼汝

名甲

合傳略曰慈谿

魏耕爲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甯之寓山或經年  
不去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時浙東名士競以氣  
節相尙蕭山李甲歸安錢纘曾與班孫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陰  
無賴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從煌言所來有所需耕許之旣  
而覺其妄批其頰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僞爲耕書抵纘  
曾纘曾又毆之元章遂之鎮浙將軍告變捕纘曾等

吳曉銜劍  
森曰此事

湖人費之圻恭庵筆記  
紀之甚詳頗有異同

初纘曾疏屬錢應魁據太湖爲亂先仲

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窮治魁黨將及纘曾纘曾恐索耕札  
求救府君府君爲言之乃免壬寅春耕纘曾難作纘曾遺其妻

書以幼子屬府君及甲書爲邏者所得獄成耕續會皆死甲同

府君班孫徙甯古塔而大瓢之友夔州唐鑄萬大陶送大瓢出

塞序曰允武

續會字

自獄中以書屬安城君

春華字

曰以幼子累君

其書爲邏者所獲訊允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慘毒終不言  
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死於刑是速

其死也遂自詣獄獄成流匯古塔得此二文然後曉然於春華

所以遣戍矣再考全謝山鮎埼亭集雪竇山人墳版文曰先生

旣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所謂李達楊

遷者似卽指李甲與楊春華但據大瓢橐中魏雪竇傳葬雪竇

者前爲仁和顧豹文後爲錢唐項溶旣與謝山先所言錢唐孫

治購骨葬之者不同九與其先人及李甲無涉謝山蓋未知續  
會託孤於楊李事但聞當時有此二人遣戍遂強以經營雪竇  
之喪屬之而并誤記其名若非得大瓢此橐亦何從知謝山之  
文之誤也大瓢父墓在我郡團山見橐中范孺人傳其地近白  
馬澗距城十餘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爲姜  
西溟撰字已漫泐過半疑  
其墓久不保矣附記於此

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

吳郡圖經續記論楓橋之名謂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  
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爲  
疑及檢吳郡志采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九瀟洒張繼  
留題內翰書自注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毛刻有此  
二字不可

解疑是在  
吳之誤

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疑王元之未爲丞相且無封

號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况師孟不與元之並世亦不應稱

今續檢宋詩紀事選師孟此詩卽從吳郡志采入其自注則云

今禹玉王內翰丁太夫人憂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憂下無任其  
二字應是屬

太鴻以其不  
可解而刪之

禹玉爲王珪之字按宋史珪本傳以熙寧九年作

相而母憂正在爲翰林學士時得此方知毛刻吳郡志之舛誤

不足據而師孟詩實與圖經續記相合所謂王丞相者卽禹玉

王內翰郇公當是其初封而史傳逸之也然則寒山寺中舊當

有此石刻不知何時失去今惟存支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在

三門內西南隅壁間若爲王丞相補此遺跡此石與東壁唐解

元書募鐘疏碑對峙惜石已裂損地更湫隘囂塵更數十年後安知不又爲王書之湮沒乎

王郇公封國年月

王郇公非但見於圖經續記憶蘇沈良方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便不通方但以史無明文猶待蒐考近見王明清揮麈後錄

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王文恭下注郇岐二字是禹玉之初封

郇公已有明證矣然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旣而勞季言寓書

告余曰考長編三百五十五元豐八年二月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爲金紫光祿大夫進封

岐國公又考宋朝大詔令集五十七元豐五年四月癸酉王珪左

相制結銜尙稱太原郡開國公其封郇國當在六年十一月甲

寅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時

見長編三  
百四十一

詔令二

六十載加恩

制略云錫爾以成國之封圖經續記成於元豐七年正珪封郇

公時也其丁母憂在嘉祐二年七月復拜學士在四年十月張

詩書石當在嘉祐程詩當作於熙寧二年王未參政之前故以

內翰稱之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名臣碑傳琬之集

宋本有  
之字近

刻刪

去上集第八卷李清臣所撰王太師珪神道碑今節錄其文

云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爲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一日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

按本紀事在  
六年閏六月爲



仁宗冊寶使禮成封郇國公上卽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是禹王之封郇國具有的確年月可据且岐國之封身受祇及兩月而郇國則閱二年宋史本傳與東都事略皆不紀致後世不知未免疏漏殆以虛封爲無關輕重而略之歟得此考證不特可補史文之闕并足爲圖經續記注腳也

黃子澄草堂

書畫壯觀錄載黃子澄論書九則小行書七百餘言自跋云此帖出自聖恩恩帖帶至洞庭亦自有定數新構草堂於消夏灣日一展玩暫忘所憂世無知書者與之語書况天下事乎建文

三年清和既望按明史子澄本傳謂燕兵漸南與齊泰同謫外  
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及  
善請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建文帝紀子澄之貶在三年三  
月至四年五月召還此跋蓋在初入太湖暫居洞庭西山時所  
題觀新構草堂之語似非一過卽去者惜今無遺跡可考矣具  
區志太湖備考等書於禹公及第宅門中均未紀及諒由明代  
諱言靖難諸臣踪跡故遂湮沒不傳無從采訪也

白文公生日會

杭州舊有香山生日會嘉慶中阮文達公先督浙學繼任浙撫  
杭人因文達誕辰與香山同日咸頌爲白傅後身故厥會彌盛

至今相沿弗替我郡則嘉慶初虎邱雖建有白公祠而五十餘年來未聞有爲公生日致饗者咸豐壬子爲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海甯楊芸士廣文文蓀時寓吳中特於正月十九公生日虔設牲醪招邀朋侶展拜虎邱祠下祭罷飲福談讌竟日而散此實吳中創舉故余紀事詩有我是遺民慙飲餒薦蘋轉賴寓公謀之語也是日王君韞齋汝玉卽席成七律二章深得頌美詠歎之意迺未幾卽歸道山近閱其聞妙軒集白祠二詩竟成絕筆慨勝會之難逢悲故交之早逝記此爲後人徵文考獻之資焉詩云千餘載後作生朝一瓣心香喜共燒詩滿袖中人盡讀春留隄上姓還標好將私祭今番創况是崇祠勝

地遨笑識公靈來陟降合歌暮雨正瀟瀟

原注是日午後適雨

聞說西湖

祀典隆年年瞻拜向東風稱觴更使添吳下勝舉偏教屬寓公

原注是舉倡自芸翁

嫩柳碧含山色外玉梅香沁酒痕中坡翁雅集蘇齋

盛履尾春頭此後同次年癸丑正月同人踵舉是會適得陸督部九江貺問意興索然以後更成絕響矣

### 觀音峯

頑雲墮地尙巍然雨溜苔穿不計年欲問平泉興廢事夕陽無語下層巔此程序伯庭鷺爲余作東園訪石圖題句也東園相傳是前明徐太僕別墅距上津橋西北半里地久廢爲踰坊皆布商所備蹋布者居之墅中舊有奇石曰觀音峯

疑是冠雲之說以石巖高

舊四展如冠也

高逾三丈極嵌空瘦挺之妙劉蓉峯觀察丈怒寒碧山莊與之鄰丈故有愛石癖嘗欲移置莊中未果至今屹立踞坊簷外所與伍者殘甃敗甃而已問其地本有二石其一瑞雲峯差小而玲瓏過之亦名綴雲徐太僕移自洞庭王文恪別墅者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乾隆某年尚衣使者輦峙城中 行宮

獲邀

宸賞而觀音峯以過鉅見遺殆可以感士不遇賦

移贈者矣

貝子木青喬日向見李客山歸詠堂雜綴紀此峯本宋花石窠所遺自縹緲峯輦運至此適朱勳事敗遂未入民獄云云此則前後兩

通屏棄此石之過真可謂寔矣

復園嘉會圖

我郡婁門內拙政園者

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

拙政之名寔始于前

明王御史獻臣文待詔有拙政園記并圖百二十年前爲郡人蔣誦先所得葺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後曾爲吳三桂女壻王永甯邸舍繼又爲蘇糧道公署及此復爲民居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郡城其左右割爲王葉二園則頽廢久矣余曾遇誦先之孫研溪年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獲借寓目始知誦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會親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王次山侍御爲之記沈歸愚袁簡齋二公皆一再題詩起跋沈乃在園與會者卽以是秋登鄉榜袁則蔣之姻家後會屢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奕奕有神然吳地

久無知其人者

屬樊榭文集記九日行庵文謙圖云吳中葉震初寫像方環山補景太湖備考補遺有葉芳林

傳震初其字也

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圖中位置且於文待

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遺聞矣記云蔣君誦先攜長卷眎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爲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于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觀者未盡知也我爲子言之子爲我記之手撫臥樹頽然獨立者爲家叔桂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爲蔡封千幼者爲吾兒世熙撫松而遙睇者爲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爲唐星轂垂釣爲從兄寶林把卷者爲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爲內兄申尙虔獨坐小軒中畫橫卷者爲唐士安水邊松下兩

人角弈老者爲家伯觀存對弈者爲褚升之倚樹傍觀者爲盛用和坐石上拈鬚神采翛然有童子抱琴侍於側余曰此非君耶君笑曰是也其並坐者爲陸賡起稍後坐而倚樹者爲陸叔平三人共觀圖少者爲胡錫臣長者爲顧麗開黃冠道服者爲沈廷璋藍袍蹈石者爲顧簡臣倚桐抱膝者爲郭道原草亭中憑欄獨坐者爲沈歸愚濯足澗中者爲妻兄王松叔最後戴笠攜杖而坐者繪圖之葉震初也凡二十有三人并家僮六人皆各肖其神貌其間水石清幽竹樹蒼蔚煙雲縹緲迥非塵境昔蘭亭之會四十有一人西園之會十有六人萃海內之名賢勝侶而又有右軍東坡二公爲之領袖宜其震耀一時流傳千載



今謂是會足以繼之人未必信雖然當此親族不相願朋友不  
往來之日親茲羣從長幼至戚故交雍容灑落聚于一園涼薄  
之風亦可少挽何必一觴一詠徵逐詩酒始稱雅集哉余未得  
預此會今以作記附名於後亦所願也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  
四月三日懷息弟王峻書數十年來題詠頗多不勝錄惟記最  
後倚聲二闕九二娛維熊調臺城路云羊求三徑賓朋盛元卿  
尙留亭沼話萍爐頭賭碁枰畔笑指隱囊紗帽丹青筆妙見嵇  
呂心期阮何風貌六十年來烟淒幾處塚邊草池臺高下歷歷  
記諸公當日冷吟閒眺鄰笛懷人雍琴感舊寂寞昏鴉殘照風  
流漸杳賸菜陌花時春遊年少遙認名園出牆高樹老孫湘雲

宗樸調洞仙歌云風烟一壑是元卿三徑薜荔牆高隔塵境有  
綠衣釘座白髮悲閑消受盡六十年前風景我來春已暮楊柳  
風疏時見沙禽蘸波影欲問舊遊人香絮悵悵向何處亭臺重  
認持絹素沈吟幾回看早月上魚天拂簷花暝卷中有青庵願  
此壬子秋題五  
律四首句云詩傳穎士奴自注園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九人今  
惟商山子在矣憶郭頻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  
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議詞科前輩即此人亦此園逸事故附  
識之雷甘谿後口聞昔蔣竹浦封翁家亦有一姬能詩有讀  
書盼望爲官早舉竟爲官  
遞讀書之句爲藝林傳誦

清華園圖記

閭門外治芳濱內偏西有毛家花園乾隆初爲毛達齋觀察別  
業舊名清華園沈歸愚尙書曾爲作記觀察身後家落園久廢

棄余嘗閒步過之見敗壁有字跡已剝落審視得四語曰草長  
寒廳無客過春歸廢榭自花飛朱闌舊日憑臨地半作民居掩  
竹扉知爲鄰友袁文瀚所題七律後半而其前殘缺不可見句  
頗能寫荒寂之景偶以語觀察後裔叔美明經叔美卽出新得  
謝林村此園圖卷見示索爲作記余以王君韞齋已有圖記在  
前乃爲書後云韞齋作此圖記謂園林之興廢無常賴有名人  
圖詠則歷久如新此言誠然顧圖詠亦不能無散失又賴賢子  
孫蒐羅而表顯之則圖詠藉人以留而園林卽與長留也余家  
距清華園不半里暇日嘗訪其遺構門徑深而曲中有高樓翼  
然其前爲廳事虞山蔣相國所書秀宜堂扁尙在皆小戶錯雜

居之不能無車庫馬廐之歎堂之右高阜陂池間以叢礎猶可想見當時臺榭之勝草間臥一石洗視爲沈尙書碑記慨然思買贈吾友叔美再過已失去爲之悵惋是時固但知有記文刻石不知更有謝供奉之圖也去歲聞叔美購得是卷方爲忻慰今秋攜示則已暉軸一新題詠畢備展覽數四不啻斯園復歸故主而招我徜徉於池館中焉雖然使是卷不遇毛氏後人得之祇爲尋常一物卽毛氏後人得之而不知珍重表彰亦猶是尋常物耳然則叔美此舉他日有撰吳下名園記者不當引爲佳話哉園初與陳學士璋響山堂鄰兩家同時並盛今陳氏後人零落殆盡堂久鞠爲茂草我意學士盛時亦必當有圖詠特

門衰世遠無可訪求於此益不禁爲斯園感且幸也咸豐元年  
中秋同邑葉某跋題後未及一載叔美卽歸道山所藏書畫聞  
其家不甚愛護已皆散去此圖不知又落誰手矣偶檢舊稿存  
之不禁惘然

沈尙書門帖

沈歸愚尙書未達時曾居木瀆鎮自題門帖曰漁艇到門春漲  
滿書堂歸路晚山晴二語極肖鄉村清遠之景後來居者知爲  
尙書手墨卽鐫諸門間余少時過之見老屋破扉猶存字跡因  
常口誦不忘五十年來詢之瀆川人無復知者而余亦迷其處  
矣近見王韞齋集中香谿雜詠有一章云一區舊宅太蕭條者

碩驚心百歲遙我亦寓公來過此吟覓黯黯驚飛橋自注沈歸  
愚尚書舊宅在山塘驚飛橋西王君館木瀆久訪之必確雷甘  
澗浚  
日歸愚尚書舊宅在驚飛橋西不數武又郭頰伽靈芬館詩話  
門有綽袂四亂後僅存其石尚可識也  
紀尚書館於木瀆主人有紡婢愛聽其夜吟聲事當卽在儂屋  
題門時也

沈尚書生祠

歸愚尚書通籍後 恩眷日隆齒近八旬以少宗伯引退加尚  
書銜在籍食俸二十載晚年許建生祠壞條且 賜扁曰詩壇  
耆碩 賜楹帖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門生更故人皆出

御筆可謂極詩人之榮遇矣祠屋在滄浪亭對岸西北身

後以徐述夔詩序事得禍盡追恤典褫職毀像而祠屋仍存余少時亦曾過之空龕上旁扁聯髹版猶懸於蛛絲塵網中見之

不勝盛衰之感

潘磨生鍾瑞曰九西堂太史堂中懸聯句左

今上玉

昔老名士三字蓋順治康熙兩朝事也同治甲子余見此聯在漆匠家修治尚是舊版時蘇垣方經兵燹而九氏祠堂之物依然完好較諸尚書其幸與不幸懸殊矣

### 春融堂集詩紀李焜事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講泉之時有參劾作云觀

顏尚冀履花封快聽風雷下 九重豺虎有知應不食鷹鷂必

逐自難容旁觀尚欲舒公憤當事能無媿曲從

原注謂平寬夫學使

天道

恢恢原不漏昌言真足警羣凶此詩蓋為前蘇州總捕同知李

焜作也嘉慶四年我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  
爲富室追逋值 國忌日杖責生員吳某吳控於有司不得直  
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試還羣往胥門使舟  
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  
觀風衆忿不受卷學使怒命有司收繫百餘人訊狀承審之員  
李焜其一焜夙有睚眦於諸生迎合意指鍛鍊九力褫革二十  
四名欲科以聚衆滋事之罪事既白平與李皆鐫秩去李猶得  
爲縣未幾爲湖南學使吳公省蘭發其私書請託事坐遣戍新  
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平學使一書責其徇  
州縣而虐諸生語甚侃直爲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見錢思



元吳門補乘中已刻之故不復綴聞獄方急時鄉先達皆以慎  
默遠嫌雖爲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囁嚅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  
得司寇此書士氣賴以稍振焉

嚴戊卿捕鯨行紀誅潮匪事

吳郡向無潮人自西洋通商潮人販土者庸至多寓閭門外有  
富而豪者爲之魁始猶安靖自癸丑春金陵陷後假保衛爲名  
開局練勇無識富家助銀數十兩局中給燈懸門外許以寇至  
則報局代爲驅逐甚有避亂遷鄉僱潮勇護送者于是遂起其  
覬覦之心而狡焉思逞其魁則平日交結地方官不肖之員利  
其厚贈至於約爲兄弟因而恃官爲庇魚肉閭閻無事不有始

而強取食物繼且白晝攬金矣始而鄉間爲盜繼則肆劫近城  
矣愛其屋則占踞逼遷豔其女則誣媒強娶嚇詐者持刀登門  
釀成命案械鬥者列礮大路阻絕行人有司置若罔聞訟之必  
加袒護至丙辰夏而吳地幾暗無天日矣太守西蜀薛公煥平  
時廉得其實七月蒞任後卽請令撫軍部勒士卒中秋夜午親  
自督率出城搜剿潮匪初猶拒捕旋皆弭首就縛起賊無算捕  
至分別首從先後誅斬于是遠者聞風多遁吳市遂得肅清焉  
元和嚴戢卿文學承咸首唱捕鱷行紀事其辭曰潮州刺史驅  
鱷魚千載以來稱靈異潮州近海風氣惡其人都是鱷魚類冥  
頑不靈藐王章羊很很貪性狂恣粵西餘孽竄江濱羽檄爭馳

方有事潮人雜處闔閭城白日橫行無畏忌掠人財產充橐囊  
擄人婦女入旅次城西戶口最殷繁夜夜人驚寇盜至昔日鱷  
魚在惡谿今日鱷魚在平地昔食民畜害猶小今食民膏禍更  
熾河東太守人中豪一麾出守來吳市下車卽問民疾苦同聲  
切齒潮人肆訪問得實心激昂不露聲色運神智區別莠良散  
其黨約法三章伸大義隨向軍門請兵符材官蒼頭密布置中  
秋夜半月朦朧魚鑰潛開偃旗幟雷霆疾走搗其巢身先隊伍  
青驄騎潮人恃衆猶跳梁憑高困守舉烽燧穿中之虎釜中魚  
一網擒之伏猛鷲當時抗拒幾十人先服上刑市中棄其中械  
繫數百人纍纍入城屬之吏省釋無辜不濫刑巨魁駢首試刃

利黃歇堂前秋草殷鯨鯢京觀盡肩臂士民環屬聲歡騰粵賊  
聞之心亦悸吳地已無內顧憂江上凱旋望羣帥是時潮匪之  
魁鄭姓微幸漏網事後僅遞解回籍論者猶以未經正法爲憾  
同時和戊卿作者貝子木青齋釋覺阿祖觀詩中皆及此意頗  
有責備之詞然余以戊卿詩如元次山中興頌獨合頌揚正體  
故特存之而附記其實云

陶文毅題古雪居詩

陶文毅公撫吳草有夜宿太湖東山題古雪居詩云古翠標門

妙墨留

原注門額翠峯寺  
三字董香光書

禪房深處徑通幽窗連樹色雲生案

澗瀉濤聲雨入樓遠有明湖窺一角乍來絕頂豁雙眸恩恩莫

訝鴻無跡兩夜青山借枕頭文毅是時爲查勘新開鵬鶚河工  
程遂至東山信宿而去此詩卽異日山中掌故故存之潘麋生  
鍾璠曰  
戊辰六月廿九日余遊東山兵燹之後翠峯寺煨廢殆盡香光  
舊蹟已無有矣惟古雪居巍然尚在額爲王奉常隸書禪室中  
尚懸陶文毅公此詩立軸紙墨如新老僧愼言守此未嘗一日  
去也再上六角石柱一亭係文毅供奉摹勒宸翰印心石屋  
四字處鵬鶚河舊跡在太湖旁長十餘里自郡赴東山由此而  
行可避太湖風濤之險年久淤塞道光八年司馬劉公鴻翱濬  
復之洵爲利涉善舉也

積善西院古梅

閩門外白蓮涇內積善庵西院有古梅一株在深翠堂前堂額  
爲明  
季高士徐相傳爲北宋所植一本三歧虬枝蟠曲高出蒼際花  
樹不隸書

時繁英滿空妙香襲人此梅與虎阜後山玉蘭老壽相當匹而  
志乘不載昔人亦未見題詠託根野寺幽寂自甘可與東園冠  
雲峯稱花石二隱也余曩與友人頻年過訪有探梅屢疊天字  
韻之作詩多不錄嗣借內子夢僊放舟過院看花復得一詩夢  
前韻紀遊夢僊亦有和作並存於此以志一時雅興余詩云春  
風雙載鏡中天一碧溪流解凍堅經歲相思酬夙願隔宵預約  
損清眠便期泛宅長借隱莫擬窺粧偶見隣花海煙波知更勝  
增鄉何日共移船

武林西谿梅花最深處舊標花  
海歸家陳氏有花源草堂在焉

夢僊詩云此

身真到妙香天一樹玲瓏玉比堅瞻禮合如逢古德夢遊曾憶  
趁春眠烏篷行處鷗相導翠袖憑來鶴亦憐小異人間看花侶

雙聲吟出木蘭船近年樹已萎其三歧之一僧家衰替院亦他  
屬無復向時看花之盛而萼僊亦已於前春長逝矣舊遊如夢  
爲之愴然院僧素藏王伯毅手書詩卷今更不知流落何處

陸馥華降乩

吳蘭雪刺史香蘇山館集中有書烈婦陸馥華乩筆詩後一律  
序云烈婦吳縣人字激塘年十九歸同里吳培雲秀才十日而  
寡矢不嫁歸依其母母歿隨父僑居南昌賣畫自給未幾父又  
歿鬻身爲婢以營葬資誤入曲中觸石而死墓在三村惜無表  
以貞石者有詩降壇白序如此刺史詩云幾日春風入斷絃書  
奩藥袋附江船但知反哺隨烏鳥爭信驚魂化杜鵑紫玉驟摧

完節地青衣甘殉買山錢一杯香土三村進誰種桃花守墓田  
曾賓谷中丞賞雨茆屋集中有五古一篇紀此事尤詳烈婦生  
平與柳依依大畧相似其節烈亦由降乩而傳吳人宜爲立主  
以配享柳貞烈庶足慰彼貞魂爾

虎邱有柳  
貞烈祠

### 青黛湖

朱酉生有小印鐫黛湖漁隱四字以其先人墓在郡北青黛湖  
旁故白署此集中亦屢有黛湖詩也考其地卽長蕩在虎邱西  
北據凌戒甫壽祺詩墅園志稱有西長蕩東長蕩自過水畜魚  
人稱畜漁處爲青苔湖又訛爲青潭湖乾隆中澆墅詩人邵滌  
夫源有亂蟬聲裏過青苔之句其字皆不作黛然此地湖名本



非稱由古昔苔轉爲黛亦極韻勝正不妨謂青黛湖之名卽昉  
自百生耳

遊石公山記

石公山在包山西南與包山相屬而別爲一峯巖石秀異陟插  
湖波余於庚辰春仲往遊自東山白沙挂颿乘風逕渡不及十  
里循湖澗得一港春鳧滿渚漁唱在蘆山色撩人于焉艤櫂山  
麓林木蔥茂拾級數層小亭可憩乃入山初地也舊有榜曰引  
勝今已失之由亭而進奇石迎人若拱若揖應接不暇矣山根  
石壁俯壓水面都作崿砢嵌空之形石腹中屈曲玲瓏可通行  
跡忽駕空若危梁忽絕幽若深井靈詭皆出人意表壁下風溝

洵漏起於履舄間曳杖佇觀飄飄乎欲鼓水仙之操雖懸流構  
館未能逾此奇也石壁盡處復登山路石公禪院在焉中有翠  
屏軒倚絕壁俯澄潭境稱最勝山僧煮茗相待茶煙禪榻小坐  
片時意趣幽絕軒左石磴數十級是名丹梯卽登來鶴亭之徑  
也來鶴亭翼然踞於翠屏軒後絕壁之巔相傳昔有鶴來止此  
故名憑閣一望風帆沙鳥出沒於煙波浩淼間遠近諸山皆可  
引而置諸几席下視山中巖壑盡歸足底高曠之致爽心豁目  
壁間遊者題句云狂懷欲向山僧說鶴不歸來我不歸蓋其移  
情深矣距石公禪院東數十武穹厓豁開如廣廈者曰歸雲洞  
石勢皆作頽雲欲壓之狀最深處鑿石爲大士象高丈許洞前

平廣如場圃一亭正與洞對曲廊帶之林樹環映其旁松露不  
飛忽結煙篆繚翠欲滴半染佛衣靜坐亭中無復塵世間想聯  
雲嶂在山之西北隅石壁如城堞宋時良嶽奇石半取於此舊  
有碑文勒厓上字已漫漶拂拭苔蘚竟不能辨維時斜暉射壁  
紫翠萬狀石下泉溜細鳴聲如琴筑徘徊久之自聯雲嶂迤邐  
行劔樓轟峙山背俗以一綫天呼之兩厓劃開百級直上路通  
猿鳥氣合風雲真奇境也罅中窄僅容身攀躋達頂穴山而出  
兩壁丹黃青碧絢如錯采風寥颯度時作異響故又稱風弄山  
頂卽來鶴亭後壁緣藤附葛始下復至亭側此身不覺已飛度  
層峯矣日漸低湖煙欲暝榜人來催行遂揖別山靈而去

以上  
記文

余生平抱山水癖而乏濟勝具遊跡所及者郡西靈巖天平諸山而已年來腰腳更衰卽近郭山中亦不能常蠟屐石公僅三十年前一至此文久不省記偶檢篋中得之恍如筇屐再經昔劉祁歸潛志後附載遊西山記遊林慮西山記二篇後入因其專集已佚從陶九成遊志續編采錄余於詩文隨手棄置叢殘不自收拾吹網錄及此書中間或因事牽連偶存一二茲援歸潛志例而小變之附存此記於是卷之末他日循覽所及庶又可作一度神遊云

鷓鴣漁話第四卷目

張江陵祠堂題壁詩

明末以時文考內監

溫體仁家書

綠牡丹傳奇

熊次侯論僞官檄文

侯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黃陶菴集外詩

范石夫朋舊尺牘跋語

范質公

劉欽雨

鄭天玉

沈

歎 陳玉立

盛子裁

韓日

生 郭男祥

王貞明

徐昭法

盧渭

張倚公

傅仲素

黎美周

郭男祥

王貞明

金孝章

徐昭法

盧渭

主 張 輶 仲 顧 仲 容 卜 子 宙 張 受 先 劉 公 旦  
李 如 穀 李 灌 溪 葛 蒼 公 萬 年 少 鄭 拱 山 魯 府  
佐

馬士英有才藝

潘吳二家論楊嗣昌詩

吳梅村木棉吟

鷗陂漁話卷第四

吳葉廷瑄調生

張江陵詞堂題壁詩

寒碧山莊劉氏藏明季人詩一紙字作行草題爲拜江陵張文忠公祠欸署石首王啟茂旁注元庚二字蓋作者里籍姓氏也詩云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半生憂國眉猶鎖一詔旌忠骨已寒恩怨盡時方論定邊疆危日見才難眼前國士公知否拜之猶疑拭目看後接一紙顧云美小楷跋云此張別山先生手書也先生與畱守相公同被執于孔有德軍中多唱和之作刻入浩然吟中偶書此紙爲畱守公侍者拾得攜歸虞

山端叔尙能識認

端叔爲瞿忠宣幼子云美之婿

因簡黃倪兩公手札共裝一

冊并記于此後學顧苓按別山名同儼江陵之曾孫永應時官  
總督學士與瞿畱守同殉桂林之難其手錄此詩殆因詩中有  
表揚其先人語書示畱守未可知王漁洋池北偶談述李天生  
說荊州張江陵故宅今爲公廨有人題恩怨盡時方論定二語  
人以爲確論今得此紙始觀其全篇且知作者之爲王啟茂頗  
爲快事崇禎時江陵雪罪子孫蓋卽以故宅爲祠堂故詩題與  
首句兼祠宅言之而漁洋亦記爲題其故宅也惜啟茂出處張  
公書時未記末二句亦不知何指近見黃梅喻文鑿考田詩話  
亦紀此詩云王啟茂字天根一字天庚則舊鈔元字爲譌末聯



國士作國是猶疑作還宜則此詩應在崇禎初元所題蓋是時  
誅斥閹黨嚴定逆案國事頗可觀故有拭目之語知舊鈔容有  
傳述之訛詩話所記自爲穩愜矣詩話又引朱儼鑾郢書云石  
首王天庚閒雅淹博有古名士風飲不一蕉葉而能竟夜快談  
以故流輩多親之陳伯璣詩慰中選天庚渚官集數十首又云  
聞天庚著有拙修堂集玉鳧齋樂府茶鐺三味曬書瑣語松隄  
錄等書今不存附存之亦略見啟茂生平梗概云

明末以時友考內監

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職任亞於司禮監而書寫諭旨  
批荅章疏皆出其手居中用事其權頗重舊由司禮監薦舉擢

任崇禎元年冬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

曹化圖二人皆考中式拔用至十二年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

印時其名下顧三聘欲圖速進密託已之名下王建鼎代作選

於衆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

責鑿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若愚

亦內監自得其發不用發憤夫思陵踐阼甫經懲創魏璫乃不

知覆轍是鑿仍思任若輩以事權宜其終致危亾而不可救試

以制藝九屬無謂然是時奄宦皆嫺習此足見明季風氣崇尚

八股文之深矣文前中志云鄭之惠號明淵任邱人讀書專心

經史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能作時藝古文後因下獄值常熟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鄒見其詩詞稱價爲之作序稱其戊辰夏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故里感

女臣不愛錢二語賦詩申意已冬敵騎薄城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故以巷伯卒章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不削擬之余考錢之被陷於溫相甚危後得曹化滄之力而解或卽由鄒爲之開說故於序文竭意推美耳志又記之惠之友湯盛亦內監若有歷代年號攷畧謂本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寶詞臣失於參考之過蓋謂永樂天順正德隆慶天啟五年號也

溫體仁家書

明季督師袁崇煥之獄當時帝意謂其通敵召兵故加嚴譴幸賴吾 純皇御製文集中心力爲昭雪而覆盆冤案始得因

煌煌 天語而明近閱烏程張秋水廣文蠅鬚館詩話紀其所

見溫體仁與弟幼真家書三則始知此案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讒譖而成廣文謂其處處皆自寫供狀信哉第廣文此書僅有

鈔本且亦未經編定恐其久而湮沒特錄溫書如左爲讀史者  
論世之助一日□□警備近京師而姦黨尙自固營壘全無爲  
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  
營軍竊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  
至於此人情洶海南竄幾半獨攜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  
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籠中者往往爲伺察所發覺可歎可笑  
又曰十一月間寄三信至沛蒼歸而敵騎已薄都城矣賴滿  
將軍一戰人心始定城守漸有次第然引敵長驅欲要上以城  
下之盟者袁崇煥也閩中素與袁暹倚爲長城不意誤國至此  
可恨可恨賴臘月之朔聖明立擒袁崇煥下詔獄次早敵遂拔

營而南云云今與敵無幾皆流賊敗兵假敵以肆劫掠日惟淫  
誦爲事若得猛將率勁兵數千夜斫其營可以立盡恨諸將俱  
退縮觀望玩敵養亂日下雖無可虞倘來春敵知中國虛實更  
圖大舉則事不可知耳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此亦報國  
之一念也又曰□□入犯皆繇袁崇煥以五年滅口欺皇上而  
陰與華亭悉輔臨邑罪樞密謀欵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  
盟及敵偏潞河華亭猶大言恃逆督爲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  
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羣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  
壽引兵東行以爲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兩疏俱留  
中故不抄傳然次疏特發閣票中有奸臣密諫等語蒲州華亭

見之恨吾入骨乘特簡宜興之日卽具揭力薦桐城會稽以阻吾晉用之路不知此時七尺軀尙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今敵雖東而永平一郡七邑望風投降爲之內應者白養粹也父子黃甲甘心事仇不意國家養士之報一至於此考體仁當日丞謀入相所忌韓爌錢龍錫二輔臣卽札中所稱蒲州華亭者是故特借崇煥以擠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晉用云云不覺真情畢露矣臨邑罪樞謂兵部尚書王洽桐城則何如寵會稽則錢象坤二公則龍錫罷後入閣者也

綠牡丹傳奇

覺阿閣士有書壯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曰少日閒情悔最

難傾城名士兩相歡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隸事  
頗新僻人以綠牡丹出處見詢余按婁東陸桴亭先生復社紀  
畧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滄實司郵置扁舟千  
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滄每爲前導一  
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游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滄拜居張周  
門下者無數諸人執贄後亦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  
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或云  
有子亦欲執贄拒而不許以是致反脣杭俗好異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  
書二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泚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  
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析楊書賈突作傳主名

敦育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爲溫以介力求解於二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皈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源書中以管色爲烏有也之辭其實柳五柳車尙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則影黎媿庵倪三蘭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周介生輩大致如十錯認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喜笑怒罵之致宜媿庵當日厲禁之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之弟育仁暨二子儼伉倩人爲之謝英顧



粲直用自况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

簿歟

汪謝城曰楨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爲吳石渠所作石渠名炳常州人後殉桂王之難見南臺逸史乾隆中賜

蓋忠節

如以爲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

以宋元雜糞少之余謂此事實復社極盛將衰之機固不待留都防亂公揭羣小已欲得而甘心豈非二張先生氣矜之隆與門弟子標榜之習有以招之乎桴亭先生紀此其意蓋亦深致不滿也

### 熊次侯諭偽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漢事中載熊次侯先生諭偽官檄一篇義

正辭嚴真有聲動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  
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  
清河拒賊李萼乞師功則巍乎忠之至也爾僞官等會廁儒服  
豈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  
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尚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  
劇者蓋亦與也勃然而好殺絕天宣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  
威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必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  
歎曰頭緒服身分而蒐慙青史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  
器之功名在古遠亾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  
謂識時拔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

之名獨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于邊土故八伐  
稍頓于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徇盜迫於飢寒鴟張成於將相  
昔猷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  
闖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凶徒五劔固其效也  
某等慟楚國之亾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于  
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  
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爲臣妻請  
爲妾沼吳之情安在滄上積山高之骨豈昔暴而今仁漢南絕  
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謹懼秦國之坑將興筦  
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

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衆以尊王卽李絳何難請賞唐將  
歎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  
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  
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  
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  
開子偕先生攜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僞官案下旣啟視  
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縣志  
熊鳴盛其始居教子癸未獻賊破武昌氏適避亂季女家聞賊  
至死之文亦能死以子伯龍費財萬人後晉歸一品竹中記別  
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矣未以喪母北寇  
獻頌仍熊母死節或在申酉之交而志誤書歟

後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

函首者錢官詹侯公逸事

言是太學生朱之熙楊鳳苞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于

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官詹所記侯公逸事夏

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恕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

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學江西時父子四人爲僮賓所書長卷

其人其事亦頗異忠節所書者劉勰專學二論出漢魏叢書

劉子新論此書四庫目錄題爲劉勰所著謂向來或作劉歆

說又謂孝政文筆頗類此書疑卽孝政所著而據名劉勰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

病餘僮賓捧冊囁嚅乞書劉勰二論賓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

偶一獻詩欲希青鳥葡萄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

之稱郗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其性近硜執自詡臨  
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毋讓徐察所爲固亦近之且夫人物喜  
筆墨故嘗與蟻附鷹攫者有間特爲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  
無媿於自詡者而已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識

印廣成一印

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扈養晉遺綱紀應門五

尺在家千指昔以罪人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  
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雷愚毋愚而惰以嚙爾  
課唯頑雷才母才而狡以叛厥擾我思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  
殊唯人之劾牧羊維侯斫石維王執鞭太尉報讎它鄉彼寔異  
逢非我思同監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

走而慙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邠公之室無以安  
寵而飾溫腴收綸鼓柅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虛無恃而  
勢恥爲人下倚竇虐种卒禍王者守亢如寡惟園公之呼司馬  
無怨而貪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  
之事蕭君無徂而趨而競携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  
我不古俱無攫而欲而好營逐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  
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其役役而儕是輯是諧無以久賈  
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卽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爲勳無挾寵  
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旣勤乃拙雄翹  
士風次孫忠節人之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

劬劬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云家人者其職甚細  
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閑家大其義也久欲  
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賓持素冊乞書遂錄于後謂其知  
近紙筆也亦有勗焉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楚書幾道一卽仲子潔  
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姿陰敞餘數畝託根  
勢莫移風霜挺巖節陵臨覆桑楨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  
緣盈蘿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黠陰垂清蕤結附倚明德  
詎云懷薄私歲久勢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爲爾固其  
枝脩脩愈結束不學羣條靡一夕雷雨作龍蛇奮如馳相輔永  
茂芳千齡以爲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



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顧卽以自許今其侍我父甘餘載矣而不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徵予旣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勗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繫爾之志維爾之志繫爾之事繼事而徵其曷有旣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昔南州官舍中樞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雲俱一印叔子澹書所撰倣曹子建樂府當事君行言注六五言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蔭中林烈風來何脩脩勁節難爲心一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爲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二解貞松可用樹木葵能衛其足枳棘填彼幽谷摧枯亦

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自祿

三解

秦麀猶賢魏美多巧者寡

誠日月昭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悛彼槁莖今

君何用自嫌竭蹶以酬生

四解

爲臣良云獨難有智孰無情貽訓

鑒觀六術智哉彼劉生古人何爲拙誠後世傳其名

五解

題語云

古事君行不可攷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倣其意循其句格而

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爲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于古人離合

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倣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

寫付之賓頗習詩工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臧奚外者

余既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成家風爲識數語以

願其卒八月之九日書

智舍氏

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

云賓僮侍伯兄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兄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慎矣伯兄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筦鑰內外傳宣惟謹旣而鴛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恆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欸欸語漸及私賓援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兄赴國難出門夜宿葛隆忽逢暴客伯兄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垂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于仍貽堂中

侯雍 又雍

瞻先生之伯子涉跋云夫處世未流爲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

出於勢利二途者故主人貴顯席豐膳僮指恆繁庶私心所  
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爲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  
穀其主人寶畜累禩弗敢踰越彼則旦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  
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曰睹記可勝  
太息若乃德義是勗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其言皆合于主  
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循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  
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爲節方在南曹世父九銓謝臺諫  
出爲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旋膺新  
天子銀臺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  
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

學好問詩歌啟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羣伍樸邀無以自異  
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于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  
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  
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于江東詎言孔亟  
三世蒼頭盟牲矢義固有貳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穉弗逮于  
典型詛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竈竇持此冊來  
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爲其榮矣  
竇齒方剛其尙努力進德爲綱爲紀爲楷爲則吾將觀于爾後  
大書特書所不恪焉竇侄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  
德固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勗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

記原書

侯印元  
泐一印

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僮僕中

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既爲

獲恕則號泣求屍必實無疑

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  
岐曾宋人劉騷以區陝忠裕而死

又有岐曾家人從死者爲俞兒朱三鮑超陸二李愛見於  
陳夏二公附配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鐵中鈔鈔者也

蓋惟

主人有以默化于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貳心于奴

變又何足言哉

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

此卷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爲湖州  
凌君子與收書余得再見之

黃陶庵集外詩

丹陽葛蒼公業中附錄陶庵先生詩一首爲遺集所未載錄之

可考見南都未造情景不特爲黃集補遺也題爲蒼公年兄有

白下中秋徵詩啟實爲感憤之篇讀已而悲遂長歌以荅

按蒼公徵

詩啟作於甲申中秋

詩云是處中秋月能白小林疏竹疑寒魄烽火驚餘

藉少休主賓兄弟聊酬迭韻歌嬉笑雜悲啼歲歲月明殊此夕

酸辛有耳不願聞同人漫說金陵節金陵龍虎夙盤踞鍾靈大

聖真奇嘯開闢規模自不同武功告罷文臣協承承列聖宅燕

畿德沛江淮漫吳越萬姓歡娛盡四時花月山川齊悅懌聲名

文物具原本不類繁囂之泯沒今夕何夕中原燼鬼哭神號先

欲絕妖星黯黑向南吞衆星無數搖明滅臥薪天子正焦勞吐

哺宰臣方怵惕何圖突兀太平來簫鼓紛紜喧帝闕馬上繁絃

介冑行闈曲低喉女郎列宴樂公卿荷聖明酒酣將吏忘征伐  
畫船玉槩蕩銀河翠袖金貂依綠雪寶塔風清火樹紅琉璃露  
濕霞光碧終宵歌舞頌金甌比戶驩呼瞻玉玦自是新朝增氣  
象不同改國餘輝澤聽罷唏噓驚喜井無乃昇平太倉猝大地  
山河仍廓落萬里乾坤如洗滌復讐雪恥真迂儒樂事賞心洵  
善畫中秋自古月恆明但願君心化明月讀此詩後半諸語當  
日君臣荒樂文武酣嬉之狀如遇目前先生憂國傷時一腔忠  
憤不禁借題傾吐矣雖然歌舞漏舟之中酣眠厝薪之上千古  
叔季覆轍相循豈獨宏光之世爲然哉



明末范石夫孝廉別舊尺牘十冊余從友人借觀考乾隆蘇州  
府志石夫名公柱長洲人爲文正公裔孫崇禎壬午舉人所交  
皆一時名流碩德後多有成太節者石夫於諸公尺牘後各綴  
跋語余擇其有涉遺聞逸事可備文獻之徵者摘錄二十餘條  
尺牘文繁未暇寫出也

范質公  
景文

質公相國謚文貞大節光昭

予徵詩挽之以華其節名華節篇嘗讀其和毛伯詩曰城破不  
得生何如未破死癡得身不辱且了人臣事嗚呼如公之節節  
其真身不辱其真了人臣事矣

劉長孫  
伯下疑有脫文

延日毛  
劉欽爾  
永錫

天劉欽爾丙子舉於鄉爲長庠論署崇邑令廉潔成性臨事敢  
爲迨至棄官避難備極困苦妻女與僕相繼歿所費劫掠無餘

儻寓相城不蔽風雨饕殮不給當吾世求不媿夷齊者惟此人

劉辰孫

曰物當是物所字下疑亦有

郭天玉

廣陵競渡絕盛

脫字

汪謝城曰積日所賞疑所齋

爲虹

端午日男女空國出游癸未歲天玉招予往觀盡歡竟曰天玉

閉門讀書不與家事非奉尊甫命不出其招予亦尊甫所治具

也恂恂寡言真同處子登第授浦城令行取臺中臨難不屈烈

烈而死

沈子凌

聚奎閣十二人盟之闕帝曰其存心於大節

勿失守於他年又曰誰無父母而不揚不顯願無以存亡二其

心均此君王而之死之生願無以負賤忘其報丙子予凌先舉

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干戈阻隔聞乙酉歲獻賊犯西蜀全家

遇害三復盟言感懷時變爲之嗚咽流涕

楊緝斗

維斗爲清

流之望然其胷中何嘗矜譽清流而附之者過自標置遂以維  
斗爲宗耳遽變匿跡山阿邏兵猝至縛之而歸備極箠楚體無  
完膚罵不絕口裂其衫襟血書絕命詞十二首志氣浩然擬跡  
文文山跋其後曰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仰天長嘯連呼大  
明頭已落而大字尙有聲可聽真與文山先後一揆矣昔人  
謂商周間若無夷齊一餓宇宙成何氣色予於維斗亦云文  
可從簡世當衰晚道德凌夷而佩服聖賢砥礪名教爲人倫師表  
惟彥可文先生一人至其楷法丹青媲美先待詔衡山公特文  
采之一端耳徐元歎元歎詩名滿天下楚中鍾伯敬譚友夏  
推爲領袖榖屋三楹雜植羣卉栽植之方獨得其妙與四方名

僧及名公質疑問難無虛日尤能以熱腸快口排難解紛故樂親之者衆所著有諡簫堂諸刻行於世

陳玉立  
宗名

玉立力行嗜

學博洽天人經濟等書所著古文詩詞力追古人居恆未嘗疾言遽色務以道義自閑而於出處之際尤審其正登癸未副榜例選司理力辭而歸國變後隱居鄉間或往來北禪寺自作小像號易庵道人一日深昏寺僧聞扣門問之知爲玉立啟扉寂然僧方訝之卽玉立易簪時也未幾有夢爲邑之城隍者生平崇道守正亦理之可信者歟

盛子裁  
王贊

子裁少苦貧久困童子

場後成進士不以新貴稍異居京師惟敝衣徒步而已任蘭谿令一介不取愛民有眞父母之稱每繩上以禮法遂落職崇

顧先帝識其名兩論廷臣盛王贊廉官何不用廷臣唯唯後以  
張大司馬玉筭公薦僅補東陽令泄任七日丁母憂歸民號泣  
不忍捨賻儀悉不受田數畝售之營葬貧遂不能堪惟書數篋  
珍愛自樂乙酉兵至其家遂棄不復顧隱陽城湖側草廬三間  
以蘆葦作窗牖僅蔽風日鄉人相與如兄弟有延爲蒙師者兒  
僅六齡必竭力以教韓日生日生兄居齊門之陸墓力貧養  
親以館爲業中後不改其素子與玉立相訪戶爲積薪所滿遣  
村姬搬取而後延入玉立歎爲古賢之風其房師陳澹仙先生  
原注隱居村學不甘剃髮被獲繫獄審時坐地不跪問其何以  
名素名素隱居村學不甘剃髮被獲繫獄審時坐地不跪問其何以  
留髮荅云我明臣自無剃髮之理又問擇主而事此時正該做

官荅云惟其擇主所以宏光帝時尙不赴行取之命况今日乎  
又問何不做和尚荅云本爲無君受此困苦又何忍從無父無  
君之教觀者咸爲洒淚嗟乎此其爲韓子之師也

王貞明  
節 魏

璫時周忠介公被逮貞明不勝其憤首擊緹騎禍幾不測幸從  
薄譴除名學籍先帝登極始復諸生丁卯科試不錄隨以技射  
見收一舉輒傷氣志之勇同人罕儷乃治園城西精於畫家六

法暇則揮毫自樂又何其閒也

釋覺阿祖觀曰王貞明  
晚節不終此段應刪 徐昭  
法

枋勿齋太史當先帝之變已義不欲生避跡虎邱之長蕩一泓

秋水朝夕徘徊乙酉六月十二日有剃髮之令默無一言是晚  
月明如晝以酒徧犒諸從躬倚船舷對月獨坐突躍水中人不

及救長君昭法爲子同年匿身松陵全髮被獲長立不跪叩亦  
不荅主者無可如何髡其髮而釋之遂棄家入山屢遭劫掠家  
室無依而志不易知其君父之悲刻刻在懷也所貽諸札莫非  
忠孝之氣形於楮墨

張倚公  
長城

中翰張倚公其元配黃子母姨

也遊於北雍館皇戚周嘉定伯家人謂致富易易矣乃囊無寸  
積幾不能自給生平熱腸爲人不遺餘力恩怨不問也乙酉歲  
訪其姻戚金伯濤爲衢州守一聞變卽削髮披緇閒歸蘇知  
其次子張悌爲官矣含恨不入城而卒可謂生死不失其正矣

傅仲  
素清

昔王少湖先生及門高第首推傅霖川先生仲素其循

也至性天植竭力盡孝親沒後所得一飲一食一物一鏹必跪

而陳之靈凡事死如生終身一日以丹青行於雲間購者必重

價

黎美周  
送球

粵中黎美周吾鄉李灌溪閩中所得士也每計偕

道經吳門必畱連數月輒才天授而澹泊爲懷茹素自樂對之

使人神遠

郭男祥  
熊

子偕男祥兄在北正以闈事風浪大作憂

懼日煎皆郡紳借以恐嚇修怨也嗟乎國脈安得不傷世道安

得不壞乎

金孝章  
俊明

孝章一姓朱原名袞恂恂自處而名教之

事必毅然身任居位取碩德懿行可爲世則者一一表章名曰

閩山錄變後舉所得廩金授之學役曰吾以犒汝隨謝儒冠期

不失爲本朝遺民而已

凌子與震曰按孝章於壬午之試三場  
義畢忽撫案曰此何時博一第乎塗其

卷前出見已時集  
士金孝章先生墓表

嗟乎如孝章者其人可師其志可表也



盧渭生  
涇材

倪三蘭宗師督學吾長渭生第一子第二並得食餼後

師以復社事降職而保全諸士之力最鉅吳中奉祠名宦皆渭生賢勞予僅少效奔走而已著江南條議上之閣部史公公敬愛之畱爲記室戮力勤王諸文檄皆出其手史公旣殉節吾知渭生相從患難義不獨生也

張韜仙  
遊

寶應張同門攜二僮讀

書焦山一名小阮一名大阮未幾獲中讀書如故不問姻期上公車挈一僧相隨遇佳山水輒嘯詠自得至其論時事則經濟不凡非儕輩所敢望也

顧仲容  
俊

松陵顧仲容與予同隸長庠

午未連掇任奉化令聘吾友皇子汝升往歸而述其實心愛民方切喜慰未幾變作矣又未幾傳聞遇變而歿矣近知仲容於

唐藩建立時得君甚專陞廣東御史挈家而往未嘗歿也但未

知唐藩避位後仲容存歿若何耳

凌子與曰按顧俊亦作之俊於國朝順治二年大兵

下杭州閏六月雷波錢蕭樂起兵守禦之俊應之明年六月魯王航海入閩之後從亡晉官御史以剛直著後入粵從永明王死於塗慶見吳愚甫復社姓氏傳畧所引

蘇州先輩小傳錢蕭樂集同里先哲記

遠卜子匱子甯以詩

遊四方快吻爽喉所至見稱尤與吾宗質公相國太濠壘鄉友善涿州馮相公延爲館師數年人盡唯諾子甯獨好爲直言未嘗逢其喜怒及歸而一貧如故是則可欽也

張受先 甲申春

受先先生過予曰天下事壞矣壞矣天下何人不負國真有痛

心難言者又曰錢牧齋挾優人廣福看梅

廣福疑是光福石夫僑爾筆誤輿從

喧闐山靈震驚居停供億有至傾家者此是何說遂拍案稱恨

久之受先扶善鋤惡每州守至輒往告以嚴束衙役衙役積恨  
乙酉歲挾受先出寸殿而斃竟日復蘇因得逝妻東有降箕者  
忽書云今日賢紳被難須著城隍救護是日受先被毆見有朱  
衣者以一網覆其身因得復蘇亦異事也

凌子與曰拔葛芝所  
照行狀云雷都弗守

江南沸然里中豪猾蜂起向之側目先生者嗜聚數十人踵先  
生門給請主城守先生出卽去採巨鍾擊中要害先生瞑目  
不言適闕王廟僧某有勇力乘間突出抱之走而諸德先生者  
亦持兵來奪乃得脫方先生被擊時遇州神廟里有小兒見  
州神趨出以身覆先生

劉公旦 公旦遊庠甫十三齡有詠梅  
兒驚病告其父母如此

句曰衆香國裏小諸侯遂得奇童之譽壬午始發癸未登第授  
南昌令未赴遇變杜跡鄉間觸當事者之忌羅織成罪妻孥被  
陷備極楚毒審時昂立曰吾有三恨一爲父亡未葬一爲慈親

在堂一爲家貧不能起義師殺汝輩主者大怒遂擒解京長子  
西翰次子鑰君亦被械主者欲縱之歸荅曰甯有父受桎梏而  
子逍遙者乎亦慨然赴獄是父是子言之痛心

李如穀  
吳滋 如穀

先生身成進士長子灌溪早歲亦成進士爲名御史次子仲木  
舉於鄉予同年也坦懷近人不事矜飾末年丁亂能守己亦能  
遠嗣所謂若遠若近不可得而名者耶

李灌溪  
模 先帝遭變灌

溪林居故不及從死宏光時稍出則京卿立致卒不肯一往乙  
酉夏民有起義者追之事卒未就寄居蕭寺謝絕人事所稱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可以不媿矣

葛蒼公  
廟

蒼公兄博學多能且

負奇氣築室焦山兄弟共讀不以貧累會試北行命一窄艇僅

如漁舟狀尾諸舟後人不知也抵京僚寓復極高廣予訝之乃曰非此無以游行自得開拓心胷因爲掉臂闊步繞室而行相其燕掌詩文絕佳惟不作畫曰我幼喜作畫師曾責我未幾師卒故終身不敢爲也其至性如此宏光帝時試授中書遭變後其大節必有可觀惜以一水隔耳

萬年少  
壽祺

萬年少兒詩文字

畫著筆便雋其易經制舉義尤能精於譚理不落蹊逕

鄭樵  
山光

宙拱山師借先子同遊王仁孝之門萬歷己未予復執經受業

言坊行表尺寸不渝而引進後學如春風披拂齋中有聯云心

爲論文合眉因勸善開蓋自言其實也

魯府佐  
失名

此府佐魯君

爲子免試事所致元歎書也予偷生苟活儘足恥矣肯跋涉長

途覬一第耶藉元歎力具鏹送魯君周旋獲免庶爲善全之道  
觀以上諸跋略得石夫生平交游梗槩而諸君之行誼風節  
卽於此可徵一二最後魯府佐一跋札雖非與石夫而國變後  
石夫高尙之情謹慎之識俱可見焉附存之亦所以論世知人  
也

馬士英有才藝

馬士英名列明史奸臣傳爲宏光時誤國之渠魁夫人而知之  
矣然論其初實亦文人之具幹濟才者如明史紀其平總兵劉  
超之叛不動聲色直以談笑處之使其末路能軌於正何必非  
一代能臣而乃甘心爲阮大鍼所愚立意與史道鄰作難乘時

竊柄倒行逆施爲後世唾罵而不惜此蓋熏心富貴有才而誤用其才也卽其餘藝亦尙可觀余嘗於郡中收藏家見其山水便面深得元人蒼逸之趣字亦學蘇頗無俗韻又於夢齋閱士五百梅花艸堂借讀徐元歎詩集

浪齋新舊詩一冊落木庵詩二冊補遺一冊

浪齋

詩前有士英序文是天啟初年仕未顯時所作論詩頗有妙語未可竟呵爲門外漢錄而存之非謂不以人廢言欲使世之閱其文者知其聰明白誤耳序曰古人之善爲詩也非盡以其才也則才人之不善爲詩也亦非盡其才之罪也何也根不靜而神躁不靜則浮躁則粗粗浮無當於人而當於詩乎哉夫才者世俗之所炫而至人之所不屑居者也才大而無以養之猶足

爲患况乎其無所有也故山水花鳥皆含妙理冥心元對猶恐  
失之而翹葉閨帷之趣酒淫色癖者覲而錯過而幽人老衲從  
旁摹寫反入精微則詩之爲用可思矣若吾友徐元歎則今之  
靜人也天性本靜而學以充之故其發而爲詩淵然穆然和平  
溫厚不惟離近人之跡并化其才人之氣然予去歲讀元歎詩  
則就剛妙於采蠶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剛學益進則道益深  
根益靜則神益恬詩之機候日新而不自知矣嗟乎靜而無才  
者與詩絕者也才而不靜者與詩隔者也吾言不信請以元歎  
證之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揆昔嚴嵩  
能詩於山堂集中清妙之作甚多然無補於立身行事之謬徒



令人惜此詩之出於嵩手士英之善畫能文亦若是焉爾

阿爾

觀曰阮大鉞詠懷堂集詩亦時  
近陶翁奸人有此殊不可解

### 潘吳二家論楊嗣昌詩

潘稼堂遂初堂集有聞孤兒籲天錄一詩此錄乃明末督師楊  
嗣昌之子爲其父辨冤作也按嗣昌小有才思宗任之頗專且  
久而勞師糜餉辦賊迄無成功徒以身殉死後爲獻賊剖棺戮  
屍跡其末路亦殊可憫較之擁兵跋扈偷活迎降之輩固庶未  
滅然其生平大罪在薦熊文燦與扼盧象昇二事文燦縱賊貽  
殃萬死莫贖但嗣昌薦之誤於聽其大言亦如帝之誤信嗣昌  
咎猶可諉至於象昇不過爲不肯詭隨奪情因而議戰議和不

合乃扼之不遺餘力既掣肘使敗又必欲誣以生降則全乎小人媿嫉之念不顧國是不可謂非誤國之賊臣矣孤兒顛天錄余未經寓目所辨大約不出此二事無非飾功卸罪之詞在嗣昌之子作此書欲以一手障天下後世耳目其愚已甚顧尙不失爲人子愛親之心閱是錄者哀其子之志擯其父之名置之不論不議可耳豈可推波助瀾復爲題詠至云是父有是子忠孝聲不墜信史垂千秋公論未宜廢是何言乎此種詩一時落筆似乎別具手眼傳之久遠不免爲著作之羞也同時吳修齡撰撫膺詩一卷皆詠明季事有武陵相公四律其袒護嗣昌較稼堂更甚詩甚不工茲錄首章及第三章以見一斑云青史瑕

並存人心迷溺失公論是非何至看成敗毀譽無憑出怨

遁白羊還箐坎

自注庚辰二月獻賊敗于瑪璠山遁入白  
羊山七箐坎諸處諸將泄泄杳不可跡

日注文士筆  
端武士兵端

黃石夏梅村

自注石齋黨魁梅村所比  
于緩冠髭髻極筆誣語

衣冠

盜賊皆讎敵空泣沅江六世冤

自注獻賊深恨武陵既破常德  
發其六世之墓巡撫何騰蛟奏

之宏日獻賊警嗣昌酷及

六世門當日殺賊不爲無功自古危亾出小人于今賢者亦續

紛薛文遇已燒清泰

自注石敬瑭將反呂琦料其必請兵契丹  
欲與和親以絕其援清泰可之爲薛文遇

所阻遂  
至自焚

黃道周重縊我君疏論綱常眞足重事關生死亦堪矜

想因天運能遷轉文曲無妨作破軍前詩言嗣昌殺賊甚力故

結賊仇而以縱賊不追委咎諸將尙屬支飾有情後詩見嗣昌

意上議和可延明祚而以阻和亾國坐罪石齋直荒謬全無辭

理大抵順治康熙間明史未修公論未定學士文人於明末時事是非褒貶往往有逞其臆見顛倒失實者觀潘吳此二詩可以概見然修齡無足論其詩亦決不傳稼堂則名列詞科身與史局不應更有此作豈少年不經意之所爲耶

吳梅村木棉吟

許伯緘文嘗以梅村祭酒木棉吟見示爲梅村集中所未收惟見金鉞鎮洋縣志蓋逸稿也觀序所言隆萬中云云是作於前朝末造詩借村農口述可考時事之廢興民生之憂樂因錄存之序云木棉出林邑高昌袁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爲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蠶採木棉作

絮染爲斑布漢書所云答布白曼其時已流入交廣矣元至正間松江烏泥涇上偶傳此種崖州黃婆教以桿彈紡織之法死而爲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梧溪逢以爲交廣木棉一名瓊枝花吳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爲吉貝與梧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爲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卽謂之木棉可也自上海練川延及吾州岡身高仰合於土宜隆萬中閩商麇至州賴以饒今累歲弗登價賤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俾盛衰得所攷焉詩云木棉花發春申豕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曉移植烏泥涇上黃婆祠種

花先傳治花法左足先窺蹋車捷稀膏滑軸運雙穿鐵硤黏雲  
唾重疊椎弓紉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絮萬條兩指按來身不動  
一輪空月轉蕭蕭紡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軟如鷺  
毳色如銀非紵非絲亦非帛哀牢白疊貢南朝黃潤筒中價益  
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早花好麥地  
栽來憂莫保持鉏赤汗敢歸休長怕遊青低沒草東舍西鄰助  
作勞魚羹草具懽呼飽蟹患蟲災絕跡無社鬼驅除醮錢禱西  
風浙滯幾回吹花臺漸結花鈴老豆溝零落濕衣裳措拾提筐  
逐兒嬉冬日常喧冷信遲今年穩是霜華少有叟偃僂負戴行  
編蒲縛索起天晴黃繇襖厚裝踰寸白酒帘高買幾斤道畔相

逢吏曠怒賣花胡不完租賦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口披  
訴眼見當初萬厯間陳花富戶橫如山福州青鞵鳥言賈腹下  
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鷄突嘴啄  
花蟲狼籍當階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僧扇摩大道中二  
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屬富家翁劉河塞後遭多故良田踏作  
官軍路縱加耘耔土膏非雨雨風風把花妬薄熟今年市價低  
收時珍重棄如泥天邊估客無人到門裏妻孥相向啼昔年花  
早官租緩比來催急花偏晚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將完花信  
遠昔年河北載花去今也栽花徧齊豫北花高攜渡江南南人  
種植知何利嗚呼一畝夏白紵再歌秋木棉木棉未開婦女績

緝麻執象當姑前徐王廟南泝泚統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忙  
過又夜作十月當窗織梭布盡室飢寒敢自衣私逋債了官錢  
諛桃沙渡口片帆微花好風波怎載歸隔岸人家凝望斷千山  
閩客到來稀詔書昨下開閭蘇息烏村井鴉浦招來殘戶墾  
荒蕪豈識從今種花苦殷勤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時